

世界文学经典宝库



乱世钟情

(美)西德尼·谢尔顿著
郭小明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

乱世钟情

太白文艺出版社

[吉] 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刘建国
装帧设计：李富荣

本社独家享有本文中文版权，翻版必究

乱世钟情

(美) 西德尼·谢尔顿著 郭小明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

吉林市天虹彩印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997 年 7 月第一版
印数：1—10000 册

新华书店延也发行所发行
11 印张 270 千字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17.80 元

ISBN 7—80599—477—3/I·130

第一章

想谋杀阿默特·伊尔马兹的是一些冷酷的人。他们是住在巴黎的土耳其流浪学生，已经谋杀过土耳其使馆的一位成员，还用燃烧弹炸过土耳其航空公司一位高级董事的住宅。他们选定伊尔马兹作为下一个目标，原因有二：他是军事独裁的一位腰缠万贯的支持者；他住在巴黎——非常方便。

他的家和办公室都戒备森严，墨西哥斯轿车也安了防弹装置。但学生们相信：人人都有弱点。男人的弱点又通常是女人。就伊尔马兹而言，与他们预料的差不多。他们只是随随便便地监视了两个星期，就发现伊尔马兹每周都有两三个晚上离家，开着他的仆人购物用的雷诺尔特工具车，上第十五区的一条偏街，去会见一位美丽的土耳其少妇，这位女子恋着他。

学生们决定：趁伊尔马兹寻欢作乐时，把一颗炸弹放到雷诺尔特车里。

他们知道从哪儿可以弄到炸弹：从佩普·戈茨那儿；他是科西嘉教父默米·戈茨许多儿子中的一个，是一个军火商。他愿意卖武器给任何人，但他最喜欢的是政治顾客，因为——他曾经兴高采烈的承认——“理想主义者出价高些。”土耳其学生的前两次暴行他都帮过忙。

炸汽车的计划有一个困难：通常，伊尔马兹的确是单独坐雷诺尔特离开那女人的住处——但也不总是如此。有时，他带她到外面吃饭；她就常常坐这车出去，半小时后满载而归，带

回面包、水果、奶酪和酒，显然是用于舒心的家宴。偶尔，伊尔马兹还坐出租车回家，这女人将车子借用一两天。象所有的恐怖主义者一样，这些学生也富于罗曼蒂克，他们不愿意出现万一，误杀一位漂亮的女人——她唯一的罪过只是爱上了一位不配她爱的男人，而这是最容易得到谅解的。

他们以民主的方式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的一切决定都是通过全体投票作出的，不承认什么领导。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之中有一个是占主导地位的——因为他很个性，处事果断。他名叫拉哈米——科斯肯，是一位漂亮热情的年轻人，留着浓密的胡子，两眼闪着一种志在必得的自信光芒。正是因为他多谋善断，竭诚努力，才使前两次计划克服重重困难和风险，取得了胜利。拉哈米建议去请教一位爆炸专家。

开始时，其他人都不同意这个意见。他们能相信谁呢？拉哈米提了科利斯·塞勒。他是美国人，自称诗人，但实际上是靠教英语为生；他应征入伍后，在越南学会了爆炸术。拉哈米认识他已有一年左右，他俩都曾为一份短命的革命报纸工作过，那份报纸叫《混沌世界》；他俩还一起组织过一次诗歌朗诵会，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筹集资金。当时，拉哈米对土耳其的局势义愤填膺，对那些在土耳其横行的暴徒们恨之入骨——塞勒对此好象是深表同情。还有一些学生也对科利斯略有了解：有人看见他参加过几次示威，还以为他是个研究生或者是位年轻教授。不过他们还是愿意让一个非土耳其人插手，但拉哈米寸步不让，最后，他们只好同意。

科利斯马上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说：炸弹上应该安一个无线电控制的保险装置；拉哈米可坐在少妇公寓对面的窗子旁边，或是坐在停在街边上的一辆汽车里，监视雷诺尔特车。他手中拿着一个小型的无线电发射机，一盒烟那么大——就是用来打开自动车库门的那种玩意儿。如果是伊尔马兹单独

上车——这是最常见的——，拉哈米就按发射机上的按钮，无线电信号就会启动炸弹上的开关，打开保险；尹尔马兹一发动引擎，炸弹就会爆炸。如果上汽车的是少妇，拉哈注就不按开关，炸弹万无一失。“不按按钮，就不会炸，”科利斯说。

拉哈米赞同这个意见，他问科利斯是否能与佩普·戈茨合作，制造这个炸弹。

“没问题，”科利斯说。

这样，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我有一朋友，”拉哈米说，“他想见见你们俩：科利斯和佩普。说实话，他是非见你们不可的，否则整个交易就吹了。就是这位朋友给了我们钱，去买炸弹、汽车、枪支，还有行贿啦等等一切。”

“他为什么要见我们呢？”科利斯和佩普想问清楚。

“他要有把握那枚炸弹能奏效；他要弄明白自己能否信任你们。”拉哈米不无歉意地说，“你们只需要把炸弹带到他面前，解释一下它的工作原理，跟他握握手，让他盯着你。要有他，整个事情才办得成，还有必要问那么多吗？”

“我倒没什么。”科利斯说。

佩普犹豫不决。他要这笔交易能赚的钱——他总是要钱，就象猪总是要吃食——但他不喜欢会见素不相识的人。

科利斯劝他说：“听着，这些学生团体就象春天的含羞草一样自生自灭；用不了多久，拉哈米也肯定会随风而逝。但是如果你认识了他的这位‘朋友’，拉哈米走后，你还可以继续和他做生意。”

“你说得对。”佩普说。此人决非天才，但如果能深入浅出地把生意经解释清楚，他还是能听得懂的。

科利斯告诉拉哈米，说佩普已经同意；拉哈米指定了地点，约定下星期天他们三人见面。

那天上午，科利斯是在娜的床上醒来的。他突然醒过来，觉得心惊肉跳，好象做了恶梦一样。过了一会儿，他才想到自己会这样紧张的原因。

他朝钟扫了一眼，还早着呢，于是又在脑子里将他的计划回忆了一遍。如果一切顺利，那么，一年多耐心细致的工作就要在今天胜利结束了。 he 可以与娜共享这一胜利——如果今天结束时，他还活着的话。

他转过头望着她，动作轻巧小心，免得弄醒她。就象每次看到她的脸时一样，他的心狂跳起来。她仰卧着，向上翘起的鼻子指着天花板，乌黑的秀发在枕头上散开，就象是鸟儿伸展的翅膀。他望着她那宽宽的嘴，那经常吻他的、甘之如饴的嘴唇，在春天的阳光下，她又颊上浓浓的金黄色绒毛清晰可见——这是她的“胡子”，他要打趣她时，就这样说。

看见她象这样安安静静的躺着，脸上完全放松，毫无表情，可真是一次难得的享受。通常她都是活蹦乱跳的——笑着、皱着眉，做着鬼脸，表示着惊讶、怀疑或是同情。她最常见的表情是不怀好意地咧嘴一笑，就象是一个爱恶作剧的小男孩，刚刚干完一个特别令人恼火的庸俗趣事之后所露出的笑容一样。只有在她睡熟时，或是认真思考时，才会有这个样子。而这付样子是科利斯最喜欢的，因为在这时候，她毫无防范，毫无自知，她的外貌显现出一种娇慵的放荡神气，象是一团炽热的火，潜伏在她外表下面缓缓地燃烧。每次他见到她这样，他的手都痒痒的，想去抚摸她。

这种感觉使她威吓怪惊。在他来巴黎不久，第一次看到她时，她给我印象是那种典型的大忙人，这种人在首都的年轻激进分子中到处可见。他们主持反对种族隔离的会，组织支持核裁军的运动，领导游行抗议萨尔瓦多局势，抗议水污染，为乍得挨饿的人筹集资金，或是努力设法推崇一位年青的制片人：人

们为她惊人的美丽所吸引，为她迷人的魅力所俘虏，又为她的洋溢的热情所激动。他和她约会了几次，仅仅是为了观赏一位漂亮女郎吃牛排，从中获得乐趣。随后——他怎么也记不准是怎么发生的——他发现：这位容易激动的女郎骨子里是位感情丰富的女子，他坠入了爱河。

他的眼光慢慢扫过她那小小的书斋，看到了那此他很熟悉的、能表明她身份地位的个人收藏，他觉得很高兴：一盏用中国小瓷瓶做成的美丽的灯；一书架关于经济学和世界贫困的书；一张淹得死人的柔软的大沙发；一张他父亲的照片，也许是六址年代初期照的，影上人穿着双排钮扣的大衣，仪表堂堂；还有一个小银杯，是她骑着名叫“妖狮”的赛马赢来的，日期标明 1971，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她十三岁，利科斯想，我二十三；她在汉普郡赛马赌胜，而我却在老挝，沿着胡志明小道理那些杀人的地雷。

从他每次见到这公遇，到现在已快一年了，那时她刚从郊区搬到这里，这里还几乎是徒立四壁，只不过是——是一个小小的亭子间，厨记庆外面的亭子里，沐浴间小如柜橱，厕在下面的门厅里。一点一滴，一步一步，她将这肮脏的亭子间变成了令人愉快的安乐窝。她当翻译，将法语和俄语译成英语，报酬丰厚；但房租也很高——这套公寓靠近圣米切尔大道——因为她买东西时得深思熟虑，省下的钱刚好能添置这可人心意的桃花木餐桌，古香古色的床架和那塔布里兹的毛毯。她正是科利斯的父亲所说的“上等女人。”您会喜欢她的，爸爸，科利斯想；您一定会特别特别喜欢她的。

她滚了一下，侧身对着她，这一下如他所料，将她惊醒了。她那碧蓝的大眼睛朝天花板盯了一刹，然后她望着他，微微一笑，滚进他怀里。“你好，”她悄声说；他亲吻她。

他马兴奋起来。他俩拥着躺了一会，半睡不睡地，不时接

着吻；随后她将一条腿搭上他的臀部，他们一声不吭，昏昏沉沉进了温柔之乡。

他们刚成情侣时，如醉似狂，不分白天黑夜地寻欢作乐。科利斯曾估计这种炽热的酲情不会持久；要不了几天，或是几个星期，那种新奇感就会消失殆尽，次数也就会减下来，一周二、三次吧，或听其自然。但他错了：一年之后，他们仍象新婚夫妇一样贪恋床第。

过了一会，她动了动。“你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吗？”她含含糊糊地问。

“星期天。”

“这个星期天该你做午饭了。”

“你不说我也没忘呀。”

“好的。”停了一会，“你打算给我吃什么呢？”

“牛排，土豆，冬豌豆、羊奶酪、草莓，还有香草搅奶油。”

她抬起头，笑着说：“你做的总是这一套！”

“不对，上次我们吃的是法国豆嘛。”

“上一次的上一交次，你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只有到外面吃。你的烹饪技术来点花样怎么样？”

“嘿，稍等片刻嘛。定的规矩是：各人一个礼拜天弄一餐午饭，可从没说过每次都要做不同的午餐罗。”

她假装说不过他，又躺在他身上睡下。

他脑子里一直还装着他今天的工作，他将需要她不自觉的帮助，现在正是求她的好时候。”今天上午我得去见拉哈米，”他开始了。

“行。那我晚一点到你那儿会你。”

“如果你不介意早一点儿到我那里的话，倒是可以帮我干点事情。”

“什么事？”

“做午饭。不！不是！只不过是开个玩笑。我要你帮我干成一件小小的阴谋。”

“说下去。”她说。

“今天是拉哈米的生日，他的哥哥马斯塔法已在城里，但拉哈米不知道。”如果这件事办成了，科利斯想，我决不再向你撒谎，“我想让马斯塔法出其不意地在拉哈米的午宴上出现。但我需要一个帮手。”

“乐意从命。”她说，从他身上派下来，盘着腿坐直身子。她的乳房象苹果，光滑、浑圆、坚实；发梢戏弄着乳头。“我要干什么呢？”

“问题很简单：我得告诉马斯塔法去的地方，但拉哈米还没拿定主意到哪儿吃饭；所以我得在最后一分钟将信息传给马斯塔法。不过，我打电话时，拉哈米或许会在我身边。”

“怎么解决？”

“我打电话给你。我胡说八道一通，你什么都不管，只要听清地址。然后，由你打电话给马斯塔法，告诉他地址，告诉他怎样去那儿。”科利斯设相枕一方案时，曾觉得头头是道，但现在又似乎觉得它荒唐透顶，没法令人相信。

然而，娜似乎没有怀疑。“听起来蛮简单嘛。”她说。

“好。”科利斯松了一口气，他掩饰住，轻松愉快地说。

“你打电话后，多久可以到家？”

“一小时之内吧，我想等着看看那惊喜的场面，但我一定脱身，不在那儿吃午饭。”

娜似乎在沉思：“他们请了你，没请我。”

科利斯耸耸肩。“我想这是一次男性的庆祝聚会吧。”他伸手拿过床头柜上的记事本，记下马斯塔法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娜下了床，走过房间，去到小淋浴间。她打开门，拧开龙头。的她情绪变了，不笑了。科利斯说：“你在发什么疯？”

“我没疯，”她说，“有时候，我不喜欢你在朋友们对我的态度。”

“不过，土耳其人对女子的态度你是知道的。”

“丝毫不差——‘女子’。他们是不介意受人尊敬的妇女的；但我只不过是‘女子’”。

科利斯叹了口气：“以你的性格，几个沙文主义者的不开化态度是不可能刺伤你的。你心中要说的究竟是什么？”

她考虑了一会，赤裸裸地站在浴室旁边，风情万种，使得科利斯又冲动起来。她说：“我想我要说的是：我不喜欢我自己现在的地位。我一切都交给你了，这谁都知道——我不跟别的任何人睡觉，甚至不和别的男人一块儿外出——但你的一切并未全交给我。我们不住在一起，好多时候我既不知道你在哪儿，又不知道你干什么；对方的父母我们从没会过面……这一切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们把我当成了轻佻女子。”

“我觉得你言过其实。”

“你总是这样说。”她走浴室，“砰”地一声关上门。科利斯从他存放过夜用品的抽屉里拿出刮胡刀，到厨房的洗涤处旁边刮脸。他们以前也这样争执过，时间还长得多。个中的深意他洞若观火；娜想要他俩住在一起。

当然，他也想这样。他想娶她，后半辈子跟她生活在一起。但他得等到这次使命结束，却又不能告诉她，于是只好说些“我这还没准备好”啦，“我需要的只是时间。”啦之类的话，这些模棱两可的闪烁之辞使她怒不可遏。在她看来，爱上一个男人而没从他那儿得到任何保证，整整一年是够久的了。当然，她没错。不过，如果今天一切顺利，他会把一切弄得停停当当的。

他刮完了，用毛巾包好刮胡刀，放回他的抽屉。妇地出了浴室，他接替了她。我们连话也不讲了，他想：真蠢。

他在洗澡时，她烧好咖啡。他飞快地穿上褪色了的斜纹绵

布工装和一件青色T恤衫面对她在那张小小的桃花心木桌旁坐下。她给他倒上咖啡，说：“我要和你严肃地谈谈。”

“好的，”他赶紧说，“我们午餐时谈吧。”

“为什么现在不行？”

“我没有时间。”

“难道拉哈米的生日比我们的关系更重要吗？”

“当然不是。”科利斯听到自己的音调里已含有恼怒，听到一个声音在警告自己：温柔些，否则会失去她的。”但我已答应人家，我要守信用——这很重要；而这次谈话是现在谈还是稍后一点，似乎并不十分重要。”

娜的脸上显出呆板的固执神色，他很熟悉：她已作出决定，而别人又想让她改弦更张时，她就是这付神色。“但地我本人来说，现在就得谈，这十分重要。”

有一刹那，科利斯真想把一切都马上告诉她；但这与他的计划不符。他缺乏时间，他的思想还集中在别的事上，他还没有准备。稍后些就会好的，那时他俩都放松了，他可以告诉她自己在巴黎的差事已经干完。于是他说：“我觉得你是在发呆了，我要决不受人胁迫的。还是请你让我们以后谈吧。我现在得走了。”他站起身来。

他走到门口时，娜武术口说：“戈尔多已经要求我和他一道去阿富汗。”

这可是科利斯完全没有想到的，他想了一会才弄清了是怎么回事。“你不是开玩笑吧？”他疑心重重地说。

“我认真得很。”

科利斯知道戈尔多在爱着娜；同时爱着她的还有好几个别的男子：对于这么一个美女，这件事情是难免的。不过，这些男子谁也算不上真正的情敌；至少到此刻为止，他认为还算不上。他又开始恢复镇定了，说：“你为什么要与一个弱书生一道

去访问战区呢？”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她凶狠狠地说，“我谈的是我的生活！”

他不相信地摇摇头：“你是不会去阿富汗的。”

“为什么？”

“因为你爱我。”

“那也不能让我俯首贴耳呀。”

至少，她没有说出：不，我不爱你。他看了看表。这可真是荒唐可笑：不过几小时，他就要告诉她她想听一切了嘛。“我不愿意这样，”他说，‘我们要谈的是我们的将来，这种讨论匆匆的不可行。’

“我不能永远等着呀。”她说。

“我并没有要你永远等昧，我只要你等几个小时。”他摸了摸她的脸，“我们还是不要为几个小时争斗不休吧。”

她站起来，用力的亲他的嘴。

科利斯说：“你不会去阿富汗的，对吧？”

“我不知道。”她平静地说。

他勉强咧嘴一笑：至少，午餐前不去。”

她还他一个微笑，点点头说：“午餐前不去。”

他又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才走了出去。

爱丽舍宫附近那些宽广的大道上挤满了观光者和早晨出来散步的巴黎人，在温暖的春光下，他们熙熙攘攘地，就象是丘陵上的羊群；路边所有的咖啡店、餐馆都已人满为患。科种斯站在那指定的地点附近，带着自己在一家廉价的行装店里买的挎包，看起来就象是一位靠搭便车游览欧洲美国人。

他真希望娜不是挑今天上午闹意气：她现在该是在沉思盘算了，到他回家时，又会是激动不已。

哎，他只发好暂时先安慰她，抚平她那满腔怒气。

他不去想娜了，将思想集中到他面前的任务。

拉哈米的‘朋友’——就是资助那个小小的恐怖组织的人，他的身份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他是一位热爱自由的土耳其人，富可敌国，出于政治上或个人的理由，认为对军事独裁及其支持者施以暴力是公平不过的事。如果是这种情况，科利斯会觉得大失所望。

第二种可能：那人就是鲍里斯。

在科利斯活动的圈子里——在革命学生中间，在流放的巴勒斯坦人中间，在业余政治演说家中间、在印刷质量低劣的极端主义报刊的编辑中间、在无政府主义者、毛主义者、亚美利尼亚人、以及好斗的素食主义者中间——“鲍里斯”是个传奇式的神秘人物。据说他是俄国人，是位克格勃成员，乐意给西方的任何左翼暴力行动提供经费。很多人怀疑是否有这么一个人，特别是那些想从苏联人那儿获得经费而未能如愿的人。但科利斯却不时注意到：有睦组织一连几月无所事事，老是抱怨连一台复印机也买不起；但突然间又闭口不谈钱的困难，颇有安全感；然后，不用多久，就会发生绑架、枪杀或爆炸事件。

科利斯想，毫无疑问，资助土耳其不同政见者之类组织的肯定是俄国人，这种制造麻烦的方法又廉价、又没有什么风险，他们是没法不动心的。更何况美洲的绑架与暗杀活动是美国资助的，他同法想象苏联会让他自己的国家理有所民了忌。在这种工作中，钱既没法存在银行帐户里，也不能到处电汇，因上总得有人交付现金支票才行。由此看来，一定会有那么一个“鲍里斯”之类的人。

科利斯极想会会他。

准十点半，拉哈米直闯过来；他穿一件紫色拉科斯特衬衫，棕黄我的裤子烫得笔挺，看起来有点紧张。他朝和利斯火辣辣地扫了一眼，又掉头而去。

科利斯跟着他，按预先订好的那样，离他十到五米远。

在下一家路边餐馆旁边，坐着牛高马大、肌肉发达的佩普·戈茨；他身穿一套黑绸衣，好象去做过弥撒——也许他真地做了。他膝上放着一个很大的公文箱。他站起身，不前不后地跟着科利斯，他们那架式在漫不经心的人看来，真没法弄清他们是不是一起的。

拉哈米直奔通向凯旋门的山坡。

科利斯用眼有望着佩普。这位科西嘉人倒真有一种动物的自卫本能：他在检查是否有人跟踪他，却又不引人注意——横过马路时，等着交通灯变换，他可以十分自然地回头朝大街扫他一眼；通过街角商店时，他可以通过斜倾的窗子，看映出的他身后的人。

科利斯喜欢拉哈米，不喜欢佩普。拉哈米肝胆相照，信守道义，他杀掉的人也许是真正罪有应得。佩普就完全不同了，他干这一切都是为了钱，都是因为他粗鲁不堪、愚不可及，没法在合法的营生中生存下去。

在靠凯旋门东边三个街区处，拉哈米转进一条偏街，科利斯和佩普紧眼着。拉哈米领着他们横过这条街，转进兰卡斯特宾馆。

约会地点原来在这里。科利斯希望能在宾馆的酒吧或餐厅里会面；在公共场所他会觉得安全些。

经过大街的暑热之后，大理石的门厅显得很清凉，科利斯打了个噤。一位身穿礼服的侍者对他的工装白了一眼。拉哈米已经上了L形大厅远端的一部小电梯。这样看来，是在一个房间里罗。随遇而安吧。科利斯跟着拉哈米上了电梯，佩普也随后挤了进去。他们往上升时，科利斯的每根神经都绷紧了弦。电梯在四楼停下，拉哈米领着他们到41号记谱，敲敲门。

科利斯尽量使自己的脸色显和镇静，不露声色。

门缓缓地打开了。

是鲍里斯。科利斯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子是鲍里斯。他感到一阵胜利的颤栗，同时又因害怕打了一个冷颤。这个男子的横身上下都露着莫斯科的气息——从他那不堪讲究的发型到那双结实耐穿的鞋子；他打量人的眼光冰冷冷的，嘴角透着残酷——这是的确地误的克格勃风格。这个不象拉哈米，也不象佩普；他既不是头脑发热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卑劣的黑手党徒。鲍里斯是一位铁石心肠的职业恐怖主义者，对站在他面前的三个人，砍掉任何一个、或全部头颅，他都会毫不犹豫。

我已经找你很长时间喽，科利斯想。

有一会，鲍里斯将门半开着，把自己的身子遮住一部分，打量着他们；随后他后退一步，用法语说：“请进。”

他们走进一个套间的起居室。这里装饰得很雅致，配有椅子、专用桌，还有一个是十八世纪文物的食品柜。靠墙一张精巧的弯腿桌上，放着一听“万宝路”香烟和一升免税的白兰地。远处我落里有一扇半开的门，通向卧室。

由于紧张，拉哈米的介绍显得过于简短：“佩普。科利斯。我的朋友。”

鲍里斯肩宽背阔，穿着白衬衫，袖子卷起，露出长满毛的多肉前臂。他那蓝哔叽裤子在这种天气里显得太厚；一张椅背上扔着一件黑黄相间的格子花上衣，与那条蓝裤好象配不起来。

科利斯将挎包族在地毯上，坐下来。

鲍里斯向白兰地瓶做了个手势：“来一杯？”

“科利斯不想在这上午十一点喝白兰地，”他说：“好的——请来咖啡吧。”

鲍里斯含着敌意狠狠盯了他一眼，才说：“我们就都喝咖啡吧，”就走到电话机前。他已习惯于人人都怕他，科利斯想；我以平等身份待他，他不高兴了。

拉哈米显然是敬畏鲍里斯，那位俄国佬在打电话叫房间服务时，他焦急地坐立不安，将那紫色马球衫的顶扣解了又扣，扣了又解。

鲍里斯挂上话筒，对佩普说：“见到你很高兴，”他用法语说，“我想我们可以互相帮助。”

佩普点点头，一声不吭。他靠前坐在天鹅绒椅子里，在那美丽家具的衬托下，他那硕大无朋的身子却奇异地显得特别脆弱，好象他会被这家具毁掉。佩普与鲍里斯有许多共同之处，科利斯想：他俩都是五大三粗、冷酷残暴的人，既无风度，又无感情。如果佩普是俄国人，他一定会参加克格勃；而鲍里斯如果是法国人，那定是黑手党徒无疑。

“把炸弹给我看看。”鲍里斯说。

佩普打开公文包，里面装满了炸药包，每包大约一英尺长，几英寸按期，呈黄色。鲍里斯在地毯上靠着箱子跪下，用食指戳戳一个炸药包，包包象油灰一样陷下去。鲍里斯闻了闻，对佩普说：“我想这是C₃吧。”

佩普点点头。

“那装置呢？”

拉哈米说：“科利斯装在挎包里了。”

科利斯说：“不，我没有带来。”

刹那间，房间里死一样的沉寂。拉哈米年轻漂亮的脸上露出惊惶的神色。“你这是什么意思？”他激动地说；他那惶惑的目光从科利斯扫到鲍里斯，又扫回来。“你说过……我告诉过你要——”

“住嘴。”鲍里斯厉声说。拉哈米不吭声了。鲍里斯满怀期望地望着科利斯。

科利斯心中紧张，但还是漫不经心、平平淡淡地说：“我担心这也许是个圈套，所以把装置留在家里了。只要几分钟就可